通問號

郵務長輯

本版秩序

星期一。通問號
星期二。票友號
星期三。話劇號
星期四。雜藝號
星期五。評[illegible]號
星期六。電影號
星期日。歌女號

第四期

郵務公示

郵務長：

▣程家驊君問▣

郵務長先生大鑒：前問數則。蒙先生第二期通問號內見答。甚感。玆尚有四則列下：

一：年齡已大。不能入科。（如請先生設法通融。可否成功。）

二：否則尚有何法？

三：如入票房學習。海上何處爲佳？

四：如入票房。每月納費幾何。或每季每年交納。

以上四則。敢請在下期通問號中賜答。爲禱。此請文安。

家驊先生：

一：無法通融。

二：加入票房可也。

三：菊社。

四：視其所學之程度爲定。

——郵務長答。

▣吳秋月君問▣

郵務長先生大鑒：我有問題數則。敬請栽答爲荷。

一：戰蒲關之劍。狀元譜之板。有人說是最不容易拿的。你覺得怎麼樣。我的意思。看見角兒唱。不十分很難。你會嗎。請告訴我。

二：坐樓之宋公明與閻惜姣。一會兒我抱你。又一會兒你抱我。一會兒殺。一會兒刺。

三：這是甚麼道理？

三：郵務長閣下。姓甚名誰。今日說了眞情實話。如果不然。哥兒呀哥兒。我請你看戲。

四：我學了一年多戲。花了一千多洋鈿。稍會了兩三齣戲。想唱給人聽。要聽嗎。（九。十六。）

秋月先生：

一：戰蒲關劉忠之劍。照老路最難。接的時候。要絲毫不着痕跡。這是當年譚大王的絕技。和打棍出箱的鞋一樣的。不過這究竟是容易一點。習的不少。再說到這劇忠。也經過幾次改變。從王霸做主角。到劉做主角。都是有玩藝的。狀元譜的板子。

二：。這是身段。比較好學。不過要像譚大王那樣好看。也是不容易的。

三：她和他都有點熬不了。你相信嗎？

三：你起初到是蠻狠的。險些叫我起起叫頭來。你末了的「請我看戲」。說得太清脆了。對不起我還是不說。因爲說一說不要緊。又要害得大老板開尺寸。先生拉倒板。鄙人並且還要唱（倒板原板）划不來。

四：戲不看。想聽又有甚麼方法呢。請問可否。

——郵務長答：

▣吳金濤君問▣

郵務長先生大鑒。鄙人。有疑問數條。請在貴報通問號中答覆乃感。

一：王少泉君。在大新公司大劇場。每月包銀多少。

二：因忘購貴報（四九二——四九八）即七月二十四至三十日共七張。現擬購補並奉上郵票一角四分。煩勞先生轉交發行股爲盼。索三：發行部照片。請先生向更新舞台。高百歲老板簽名照。請先生萬勿推却。

四：鐵公雞一劇。是何人編排。目下以何人演來爲最佳。

五：上海票友中。演武生戲最佳者是誰。

六：郵務長先生。請說出你自己的眞名姓不知可否。

金濤先生：

一：王少泉在大新月可得八百元之多。

二：報由發行部寄來。當已補上。

三：試爲之。不可則無辦法。

四：南府伶人所編。時在太平軍承平之後。

五：自以章耀泉爲佳。

六：鄙人姓口。名口口。表字口口。道號窟離。

——郵務長答：

▣屈瑞五君問▣

郵務長先生：

自己人不客氣。上次我所請求你答覆的問題。至今未有見到你的答覆。大概是你的工作太忙了的原故吧？或許那稿底已遺失了。現在。我再重寫一次。請在有功夫的時候。答覆我：

一：上次（大概是六月吧）承蒙允許賜給我的馬連良劇照。不要叫我望穿秋眼。請你趕快寄下吧？

二：請你替我向慕耘先生說說下列的三件事情。是你怎樣我要的[illegible]是感。

一：我上次[illegible]照。合用不合用。如不合用。我[illegible]，完版以後。請[illegible]是合用。製就了沒有。

二：我托慕耘先生[illegible]。

三：六月間。我請求慕耘先生。代索之三張劇照（李萬春。白玉霜。朱寶霞）。已蒙慕耘先生允許。但至今未寄下。請問慕耘先生。能否償我的願望。祝你健康進步。

瑞五先生：

一：連長劇照。俟其寄來。即行奉上。即不簽名。立即附奉。

二：敬答於下：

一。擬在週刊中用出。勿念。

二。請開出尺寸大小來！

三。慕耘的確健忘。據云。知之矣。日內白玉霜到滬即可寄下。

——郵務長答：

▣馮良君問▣

郵務長先生大鑒：

鄙人是貴報的最忠實讀者。性喜戲劇如命。本想入票。惜無良好之所。而鄙人是個初中學生。對於京戲。完全外行。貴報在九月二十二日登載貴報組織票房一節。今得家長之同意。不知可能加入貴社。下列之疑問。請求賜答：

一：入社金若干？

二：手續怎樣？

三：可分年齡性別否？

四：時間在何時至何時？

五：對戲劇無多研究者可否加入？

敬請雅安。

馮良先生：

所詢各節。頗不生問題。請即賜通信地址。以便函寄章程！

——郵務長答：

顧舜臣君：

請在星期三日。下午四時。至社領取厲家班照片。

——郵務長啓：

▲本版上期本爲三期。誤爲四期。合亟誌正。蓋本期始爲正式之第四期也。

▲漢口宋琴樵兄。示悉。盼將夢蝶及雪泥等近況見示。俾慰遠念。

王蘭：

戲世界

時慧寶敬題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傳益寄遞之報紙

本報奉上海市政府二八二二號批示轉內政部登記

（上海版）（第伍百伍拾捌號）

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八厘

（館址）上海白克路侯在里捌號

（電話）三一四〇三號轉接各部

總社漢口中山路清芬路九號

說捉放曹

——並及唐士箴君——

慕耘：

上場固緊要矣。而上場後之唱白。音響之奔放。亦宜注意。我嘗見票友。唱「行入路上馬蹄忙」句時。因曹操開口。吃調甚高。而亦以力喝聲嘶以報之。此實其誤也。今之演者。首宜注意。大而之嗓。無論如何。開口必澎湃響亮。若大氣磅礴然。實則不然。稍停卽氣餒力盡。演陳宮者祇須在韻味方面研究。即可。殊不必在音響上。與爭一日之短長也。台詞今日之通行本。充斥於市。無論曹操陳宮。皆乏準詞。以我之所見。仍以菊禪之詳註戲考爲佳。通本行路出場。曹操散板。有「八月中秋桂花香」「八月十五桂花香」二者。前者爲通本。尙屬可行。

後者固俗。亦差堪付。荀與詳註本較之。則旨有遜色。詳註本曰。「秋風吹動桂花香」。曹操與陳宮之詞。「路上行人馬蹄忙」。「坐在雕鞍用目望」。「見一老丈道旁」。此四句也。自不加研究。如稍一揣知其妙。則知其佳矣。「秋風吹動桂花香」。桂花香矣。而香之來。係沿秋風吹後。非自來也。其與「八月中秋桂花香」句。豈僅雅俗之分哉。第二句「路上行人」與「行人路上」之異同。係爲「路上」。然我意仍以「行人路上」爲是。「行人路上」係某某前一句而出者。含蓄縕藉。一句莫過乎此。而「行人路上」。則略覺有開門見山之譏焉。端在於斯行路之要。演者祇須體會。雖致不敢保險對。當亦大差矣。

▲當年看戲。無看白戲者。今日內地中人多以看白戲爲有而上海一隅則反是云。

蘭：

劇壇回顧錄

繆根卿：

北劇獨擅勝場。憶余曾于十年前一見於寧波商業大舞台。左右手及左足各舞一圈。旋轉自然。遂心所欲。神乎其技。較之盖氏多舞二圈。以未在滬出演。少知者。今且湮歿無聞矣。惟汪嫒老去秋娘。定作商人婦矣。此外劉漢臣牛富貴亦佳。以未見及。略之。

輯餘偶拾

慕耘：

田漢作劇之「暗轉」。寫舊劇伶人生活。未有過於此者。梅般見之。躍躍欲試。擬一演劇中之碧雲。間計於僕。僕對是劇亦有相當愛好。亦允以演劇中之跟包。以其所道。皆戲班中也。梅般刻正研究其他角色。許在菊社綵鑾之日。一露此名劇焉。愛好者待之可也。

「歌女號」出。有客懷舊。作「鳳飛去辭」。婉轉淒惻。若不勝其幽怨者。我今爲代索其賦。以告讀者。是篇所指爲鳳者。艷秋也。落拓生者。其人非生。而爲公子。公子何人。我欲言而又止。其爲何。誠恐今夜良宵。有跪池之懼。故未敢言也。

秋風起矣。白露至矣。回首當年。乘肥馬衣輕裘。雖不敢云爲走馬士孫。又誰不知爲執袴膏粱。豈料今日。西感阮郎之羞澀。復痛客地之飄零。苟遇當年故人。豈不將有「叔何一貧至此」之問耶。

崑腔與皮黃

菊花館稿：

薛剛。李敬業等事蹟。與瓦崗故事。未嘗述之。吳瞿老之言。傳聞之誤耳。至崑腔此劇。僕既未見。不能不盡搜尋之人事。乃致函與君青及長沙周仰園君。據覆我焉。

崑腔之與唐傳。以我所知。係演狄仁傑。王守一所謂。崑腔有此劇。而不名「虹霓關」。亦不名「興唐傳」。而名「淫婦報」。是此劇崑腔之有。已無疑義。而於名稱僅有小別焉。

皮黃之虹霓關。旣非演者纂集。是其沿於崑腔也必矣。惟是劇在皮黃中。亦略分階段。其階段爲何。卽刀馬旦時期。花旦時期與今之青衣時期也。花旦時期。東方氏一角。一人到底。無頭本夫人。二本了環之分。昔日花旦行之名伶。有名脆翠蘭者。卽以此劇擅勝場。錘十餘年。襲以後。以刀馬旦之人材缺乏。此劇在編製上。獲得相當之擁護。於是進而由花旦演矣。花旦行內。在歷史中。

以是劇名者。萬盞燈。路三寶之外。尙有一水鮮花。亦復不弱。無論頭本二本洞房。表演皆極驚人。此始虹霓關之第二部時期矣。第三時期。卽今日之青衣工者是。青衣唱是劇。採避重就輕制。頭本之對槍。以無大開打演之。二本本應帶洞房之劈刺。而亦不演。僅至拜堂爲止。是爲梅等作俑。華起效之。謂爲虹霓關之劫運。諒無不合。第一階段之虹霓關。刀馬應工。頭本之對槍。槍花旣多。而亦較花燄。

綺霞之綠葉（三）

紹枋：

則飾李太白。以春彥飾越之勾踐。演施。以春彥飾西施。與馬連良合作。足見其前後小雲三次前往。如演「珠簾寨」。演太眞外傳。台人緣之佳矣。四進士飾毛朋。「桂敬思」。慈生演香羅帶六。慈瑞泉。丑角在歌台上。飾「金山寺」則以春彥飾唐英。小雲演。其演劇。所有言詞。皆在隨機應變。妙語解頤。若能善用本地風光。不落俗套。語皆他如四郎探母之六郎。紅拂傳之李靖等劇。在當代伶工中。可首屈一指。日前李香勻赴漢演戲。邀春彥同往。演法門寺時。春彥配演宋國士中肯。即能倍受台下觀衆熱烈歡迎。當年老伶工演戲得此訣竅者。自鵬趕三。羅壽山。李敬山。有此技倆。惜迎。爲是劇生色不淺。深受歡迎。爲李香勻合同屆滿。于連泉（小翠花）前往繼續演唱。春彥仍被挽留。今又同各伶相繼物故。現在丑角中。碩果僅存者。蕭長華。郭春山。均稱上選。同時能與蕭郭二伶分庭抗座。有同等聲望與名譽者。當屬諸「慈瑞泉」而已。

慈瑞泉在現代梨園中資格甚老。前後台人緣極佳。早年曾與譚鑫培等名伶配演各劇。聲譽甚優。最近粉墨登場。說白之時。往往以含語諷世。因此博得好評。曾憶前年夏季。在華樂劇院觀劇適值慈瑞泉與芙蓉草（趙桐珊）合演探親家。慈飾鄉下媽媽。演至見其女哭訴受婆婆欺侮時。慈伶一邊勸着。一邊信口開河。以慰之曰：（按此等白口。極爲當時台下觀衆熱烈歡迎。）

譚獨木關

醉夢室主：

蓋日樓其人者。第一日打泡。卽爲「獨木關」海報貼明准自由。戲碼可謂硬透。武功鳳凰山救駕起槍挑安殿寶止。戲碼可謂硬透。武功余洒潑冗往觀。蓋伶扮相極爲英俊。亦差強人意。特嗓子則奇啞。歎月一場幾不成聲。全場爲之閧然。若非因其身段功架尙値一觀者。卽是日之蓋伶。正不知如何下場矣。卽此一端。實更足以證明「獨木關」之難于演唱也。（二）（完）

王少樓父子來函

逕啓者。讀貴報九月十日刊載九太歲自杭州投稿。標題爲「看戲喝倒彩」一也閱。於是：「一則」。殊深詫異。其中「應更正者計有三點。其一。少樓隸西湖大世界係懸二牌。僅以武生言則爲頭牌。何來三牌之稱。足見投稿者之昧於事實。德山之（？）雖未登堂入室。然馬齒日增。何至於教洪羊洞歸天時令其吊毛排叉。此雖外行亦知其謬。九千歲反不知之。閱者一見而知其爲誣言。實無待予置辯。其三。至謂演長坂起鬨事。尤屬莫虛有。杭地觀衆。均知其爲虛搆。原無庸辯白。惟恐遠道傳聞失實。爰依出版法（此似非角兒口吻）一笑。函達貴報。希爲刊佈。用正聽聞。再德山父子。安分守己。素與外界無忤。九太歲果何憾。不妨明以教我。勿徒爲人利用。太歲其以爲然乎。此上戲世界總編輯大鑒

王德山率子少樓同拜。

雪明珠離滬北上投師後 鑫記大舞台着眼金素琴

◆邀添新旦角前後台非常注意◆

老高：

本報專訪：鑫記大舞台最近預備邀添兩個坤伶花衫的事。前幾天。有人把前在天蟾舞台的風騷名旦雪明珠。和剛由哈爾濱回來的金慧麟推薦給鑫記當軸。兩伶的戲照都送到大舞台去了。可是因爲談判沒有成功。於是雪明珠在前三天從上海動身到北平去投師去。以求藝事深造。聽說大舞台對今番的預備添聘兩個旦角。眼光是

非常慎重

非要色藝雙全。絕對不能入選。包銀數目大一點。那倒並不要緊。雪明珠的『色』是可以了。『藝』的方面。倒底還是欠缺。現在大舞台各位老闆的目標。聞說眼光是注重在坤伶金素琴素雯姊妹兩個。因爲金素雯從前久隸三星。又跟趙如泉過大連各處。玩藝亦好。市面見得老。戲都有相當根底。雖然前幾天本報。曾經說過金素琴在一年內不想搭班演戲。

頗有意思

就事實上講。這次鑫記大舞台既經人居間說合。自屬有接近的可能性。要知道此事已在醞釀之中。關於金素琴素雯姊妹的藝事。本報章秀珊兄他是最崇拜她倆。同時凡是素琴素雯姊倆有所消息。他沒有不知道的。這一回大舞台想聘金素琴素雯的事。因事屬秘密。也許秀珊還不知道。假使有確實的信息。第一個報道。不用說。當然是我們秀珊先得。讀者們。你等着聽信兒吧。並且她姊妹倆不獨是具有特殊的技藝。並且對於觀衆和前後台的人緣。都是很好的。這一回如果能得實現的話。那末是一定能得到極佳的評贊的哩。

杭州共舞台定中秋開鑼 金一鳴來滬起班

▲昨日少數動身…今日決定成行▼

老朽：

本報專訪：桂子飄香。又屆中秋時節。各地戲園。也都在活躍着。杭州既爲浙江省會。市面素稱繁榮。影院舞榭。觸目皆是。可是今年被不景氣的襲擊。市面一落千丈。是以梨園業亦一蹶而不振。入夏以來。平劇皆打住歇夏。市面更覺蕭條。繁榮市面。當首先倡辦戲劇。爲了這個原素。便有許多同志。合夥經營共舞台。出演平劇。由金一鳴君出面成班。後台經理爲金小毛。一切俱已告成。金一鳴業于日前來滬。邀聘角色。經數日的奔走。現已談妥坤旦黃艷琴爲台柱。包銀每月五百元。另爲虞秀雲。梅艷芳。一共二人都是坤伶花衫）老生姜小樓。孫麒麟（即孫蓮芳之改名）武生張國威。還有坤角毛劍衛毛桂芬姊妹等。在上海邀的散班。本定前（念六）日撤發包銀。因爲款子沒有匯到。乃改定昨日動身。但截至記者撰稿時。已有一批先行赴杭。其餘在今日一定可以成行。如果不及。最遲明日准乘車起程。因爲共舞台已貼出中秋開鑼的海報。時間這樣地匆促。不得不馬上動身就道。俾如期開幕。杭地戲迷聞之。定必雀躍三百也。

梅蘭芳十七赴津

▲出演李府堂會包銀一萬元▼

北平航訊：中山公園籌款修建『唐花塢』這件事。已於日前經董事會議決。當時推委員魏子丹。劉一峯。等前往與梅蘭芳氏接洽。要求其出演義務戲一天。這消息已誌日前本報。現在。因爲魏子丹是和綏署參議吉世安氏前往接洽的。所以當時梅氏也答應了。關於戲碼。現在還沒有決定。預備明天在歡宴梅氏的席上。和梅氏當面商洽。至若地點。本來預備在中山公園中山堂。但是因爲地址太小。已決定改在第一舞台出演。不過日期方面。因爲節關已屆。勢不能不到中秋節後纔能實現。同時並邀請楊小樓。郝壽臣。尚小雲等出演哩。又訊：關於梅氏出演於天津各節。已見本報。因爲同時角逐的有四大戲院。所以目前還不能實現。現在梅氏已定於本月十七日（陰曆）赴津。原來次日即爲天津實業銀行經理李氏的老太太壽誕。須請梅氏出演堂會戲兩天。開包銀已付一萬元。同來的還有余叔岩。戲碼中有『羣英會』等。梅氏的還沒有決定。地點在明星大戲院。至於梅氏此後出演的地點。大概是□□和明星兩大戲院哩。

趙錦棠來滬邀角

△首都更新▽ ▲陳鴻運舉荐碧艷芳▼

三郎：

本報專訪：首都更新舞台。自周筱卿返滬重整旗鼓。該台由李桂春（即小達子）主持後台。前台仍爲趙錦棠。接手以來。營業尚稱不惡。乃最近趙如泉自邀約李桂春合作之說者。趙去京已多日。結果如何。不得而知。迺前台趙錦棠君。業於前日來滬。擬邀聘花衫一人。昨由張月華四出張羅。並商之于陳鴻運。陳則舉薦金素琴與碧艷芳二人之中。任憑選擇。並出示該二伶之照片。張月華懷此照片。歸報趙錦棠。迄今尚無回訊。但據記者推測。金素琴養病杭垣。遵醫之囑。須一年半載不能唱戲。故不克前去踐約。碧艷芳現雖有數處接洽。因爲條件問題。終未成約。趙如能出到千二百元或八百元。當可成熟。然更新是否能出此重價。固未可必。爰誌之。以待事實之證明也。

顧無爲重辦蘇州開明 鬚生董志臣昨日赴蘇

盧翠蘭邀坤旦黃豔琴未成功

舊燕：

本報專訪：關於顧無爲的打算蘇州去重辦開明戲院。這件事。我在顧無爲接辦天蟾不成以後。便有消息的透露。不過昨天本報又披露了一則『顧無爲的手腕畢竟驚人』的記載。這。無疑地越發確定了這件事。現在更有一點足以證明顧無爲盧翠蘭夫婦辦蘇州開明是千眞萬確。一點不假。因爲名淨董志揚的兄弟文武老生董志臣。業於前天接受顧無爲老板之聘。談妥包銀條件。在昨天下午帶了行頭箱籠等等。動身到蘇州去了。按顧無爲的戲班中。旦角除盧翠蘭親自出馬外。尚有坤旦彭慧琳。所缺就是老生。原來青衣花衫。在盧翠蘭原邀過坤伶黃艷琴。可是艷琴昨天已搭班到杭州光明去。這在事情方面講。盧翠蘭邀黃艷琴的話。當然在事前沒有談判成功。

閘北大戲院開演平劇

▲許壽峯成班 十三日開鑼▼

秀娟：

本報專訪：許壽峯成班在閘北大戲院開演平劇消息。早誌本報。現在事實已給我們證明了。許壽峯原來計劃。本定浦東大戲院打什後。繼續進行閘北。前不久。浦東果然輟演了。許壽峯的承辦閘北。也自然可以實現了。聽說許一切籌備。皆有端倪。角兒亦多數邀妥了。並擇於定今日（十三）開鑼云。

競爭白熱化之九班陣容

▲以梅程兩班實力最稱雄厚▼

北平特訊：自梅蘭芳蒞平以還。劇壇情形頓呈活躍。綜計梅氏首次係與楊小樓。程硯秋。馬連良等出演於第一舞台。當時前排座價售至八元。且亦供不應求。是誠爲故都劇壇所不易見者。亦足見梅氏之受觀衆擁戴矣。厥後。梅氏更與王鳳卿。楊盛春。程繼仙等演唱崑曲業戲。迄至本星期止。共演出兩期。至故都前此。因氣候炎熱。各大名角皆不肯冒暑出演。迄今秋涼。乃紛紛出馬。更益以梅氏之蒞臨。故梨園情形。頓呈熱鬧。劉除馬連良已赴津。富連成已赴張家口及李萬春已赴青島外。比較著名之紅伶。尚在平出演。除梅氏外。尚有楊小樓。程硯秋。尚小雲。譚富英。荀慧生。小翠花。言菊朋。李盛藻等班。此中號召力較強。厥惟程硯秋。蓋其班中配角。比較整齊。且在故都學界方面。更具有極大之號召力量。當其每次貼演『玉堂春』『荒山淚』『罵殿』『文姬歸漢』等劇時。必售滿座。至譚富英則以嗓音宏亮。唱工特佳。故每次貼演時。又多係重頭戲。故凡嗜譚劇者。莫不爭覩。此郎其大紅紫之原因也。此外尚小雲則以不怕累勝。每次貼演。動輒雙齣。且票價減半。此亦爲其擁有多數觀衆之原因也。再次楊小樓。荀慧生等亦殊不惡。而小翠花則以常演淫戲。故其所具有之號召力。確係又有一路。茲且將彼等九大班之角色陣容。分誌於次。以供快覩。（上）

舊燕：

雅韻票社昨日彩排

募票房基金

老梅：

本報專訪：跑馬廳路雅韻社票房。爲滿伯仁諸君所創辦。雖成立未久。實爲票房後起之秀。海上票友如曹振康章笑俠陸高陞等。均爲該社中堅。杭地名旦票丁東初。亦加入該社。故人材頗稱一時之盛。昨日該社爲籌募基金。假座北京路湖社彩排。分日夜兩場。日戲有黃鶴樓。法門寺代大審。戰長沙。夜戲則有新白馬坡。賀后罵殿定軍山。盜御馬。三本封神榜等戲。戲碼尚不弱。丑行伶人蓋三省陳鴻奎。則加入彩排探親相罵及小上墳云。

海棠紅起班接洽溫州中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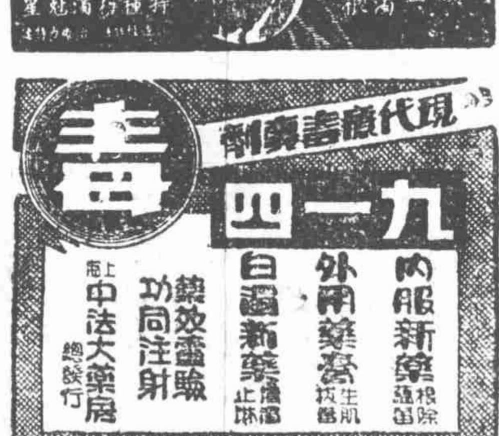
◆高郎橋全班人馬統往◆附人名單於後

秀珊：

本報專訪：有海棠紅者。是朱鈞培的父親。在戲劇界薄有聲譽。他不久以前。起班在此間的高郎橋小戲院里出演。但因爲營業不十分佳妙。尤其于溫州自唐韻笙實卿姊妹及彭慧琳一行輟演後。溫州的平劇。又告沉寂了。雖然曾有人想投資組織。可是爲了某種關係。終于不克復業。海棠紅擬將高郎橋出演之全班人馬。統往溫州去。上次海宴輪出滬的時候。海棠紅曾與該輪的戴買辦接洽過。同時。開了一張名單給他。我今將這張名單公開的來披露在下面。

梅派青衣花旦黃素芳。麒派老生朱鈞培。長靠短打武生金獅猴。唱做兼工老生秦玉春。古裝花衫周梅艷。程派青衣陳艷芳。二路武生張玉昆。文武小生郭素雲。二路老生張鑫安。花臉金秀山。紅生小桂芳。老生王明修。小丑張子思。花旦楊桂霞。尚有其他配角不下三十餘人。每月包銀爲五百元。戴買辦觀此人名單。對角色方面如張玉昆者。不無可疑之處。故現在計議中。如果能成爲事實。大概下班（十月一日）海宴輪出口便輟演高郎橋。由海棠紅率領全體。乘該輪赴溫出演中央大戲院云。至開演期間。須在節後爲歷本月二十邊。沉寂得可憐的溫州。又將有戲可看了。同時。以該班人才之整齊。前途成績。也自當然不錯。





讀者俱樂部

招待員 汪大頭

▼祝幅 靜如小姐：來稿頗佳。想亦此中老手。『獻醜』勿乃過謙。嗜痂成癖。宜乎各有好惡不同。本戲能洞窺全豹。婦孺好之。散劇則斷章取義。過戲癮者取其絃歌耳。春雨如膏。行人厭其滑。耕者喜其潤。秋月若鏡。閨者愛其朗。盜賊惡其輝。此之謂已。專覆。順頌妝祺。 汪大頭啓： ▼陳靜如上▲

劇譚

●漢壽亭侯辨●

甘露寺喬玄唱詞有『他有個二弟壽亭侯』。或關戲通名有『大漢·壽亭侯』。殊屬無識。曹阿瞞以關羽解白馬之圍。表奏朝庭。封爲漢壽亭侯。奚可以『壽亭侯』名之。夫『漢壽』地名。『亭侯』爵名。漢有亭侯。鄉侯。通侯之名。如郤愉爲餘不亭侯。鍾繇爲東武亭侯。玄德爲宜城亭侯之類。蜀志。大將軍費褘。會諸將於漢壽。則漢壽亭侯。猶言漢壽之亭侯耳。

洪都客：

▲大頭接：馬連良之漢口。嘗歌『壽亭侯』。（今之唱片猶如是）同人爲正之。前番來申中。始改漢壽亭侯。惟學馬者。仍未注意及此。

關於本戲與散戲

——答靜如女士的一封信——

靜如：

大頭先生：自從讀者俱樂部成立了。我就想獻醜寫一點東西。可是總沒有這種勇氣。或許是我看戲太少了。沒有資格談他吧。本來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。懂得些什麼呢。也配討論戲嗎。不過。我雖是這樣想着。可是我想『寫一點東西』的雄心。始終沒有消滅。我太喜歡舊劇。我的許多同學和朋友。都笑我是落伍者。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性格。適於什麼事業。便去做什麼事。何況欣賞藝術呢。當然她們各個人的觀念不同。我也許多了同志朋友。——也是愛好舊劇的。不過。她們多數歡喜看本戲的。我卻歡喜看散戲。和她們不同。所以我們雖是同志。也有一些不台。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理由。請問先生。到底誰是對的。說多了。不寫了。

致

大頭：

顧舜臣君：閣下的來稿。我們雖然是極歡迎的。而我們也確實有點想你。因爲『橫』寫不是『反』『橫』寫。就對於排字房的工友們。似乎太不替他們着想。請你以後不容易這樣做的式樣。大中國的文化作要寫點了。太別甚感。○醉夢室主君：大作甚佳。盼多多。○陽稿都收到了。洪譚劇作客。欽佩先生：『別創一格』。頗希投稿諸源惠來。書明鑒『讀者俱樂部』以免延誤。

十三妹總講（六）（四）

小留香館珍本

□五本第五場□

（紀多文。四官將。四槍刀。四大鎧。四藤牌。四文堂。紀獻棠。李蔚。八大兵。馬夫。趙惠。）（趙）膽大李蔚。聖上命你。上（李上）參王見爺。（趙）此乃何道等遲慢。（李）大人無干。是我遲慢。與將軍進京。爲何這等遲慢。（棠）軍務大事。方以離任。大將軍。前來接替。起程回京。不論怎樣安排。那部大臣。（趙）開得大將軍。軍令森嚴可將統欽大臣。傳來一見。（棠）這有何難。（衆上）參見王爺。（趙）聖旨下。（衆）將宣跪聽宣讀。詔曰。大將軍紀獻棠。功臣。鎮守東南七省。受盡風寒勞苦。寡人思念。又有軍務大事相商。特命總督李蔚。即日來京。定南王趙惠。前後前往。旨意到日。彼者歸鎮。讀罷。部下衆士。有標者歸標。有鎮者歸鎮。望詔謝恩。（衆）萬萬歲。（棠）請過聖命。（趙）大將軍幾時起身。

林素蘭不願唱本戲

●藝●術●與●出●身●絕●對●不●能●相●提●并●論●

張偉民：

林素蘭這一次進大新。據說是迫於不得已而爲之。少泉的頭牌。她居其次了。這也不須計較。惟有當然是本身藝事的進展。她是不願唱本戲的。然而在將進大新之初。六京班就排了『漢光武復國走南陽』。林素蘭當時就不願意唱。可是合約已經簽了的。於是經過了幾次的交涉和商議。纔讓她在打泡的第一天唱一齣『宇宙鋒』。至是。她就沒在本戲裏面了。有人說。她的出身。也祇有那麼高貴。這根本是錯誤了。我們不知道她的出身。那末藝術和出身是絕對不能相提并論的。單談她的出身不好。有許多大紅名角兒。恐怕也是舊劇界的多數人要發生問題了。

再談徐碧豔（下）

●她●與●錢●艷●芳●誰●紅●？

顧舜臣：

對於人們有特別印象。其貌更勝於袁美雲（大頭按：比得麼）（登）唱做尤佳（癸閣）八月念六本報慕容則所作捧錢艷芳一個實在是坤伶中一個。可惜現在離申。蘇搭新舞台了（見本報二日本報）否則各到可以去許判許。末了要聲明的。並非是下走捧錢。亦有辱徐。爲唱戲是有運的呢。大約徐小姐不利於上海。說她前途非常光明。當然有發紅的一日。徐小姐耐心等着吧。這裏我也來恭賀徐小姐的光明。（大頭說道：有勞了。）

